季羡林与吴良镛

□ 刘　烜

◀季羡林（右）与吴良镛

罗雪村绘

季先生主编的大型学术文库“东方文化集成”出版20周年了，成绩重大，影响深远。我能参与此项工作，接近前辈，学习他们的思想，实是人生幸事。

认识吴良镛先生有些戏剧性。我们这个小区有个风气，清晨散步常兼聊天。一次有位朋友通知我，说吴先生要找一个江苏南通人聊天，他推举我明晨去相见。吴先生一见就平易爽朗。我告诉他，我是江苏海门市人，离南通城35公里。他说正好。我告诉他我是中文系的。他又说正好。停了一下接着说：“我正好问你，我说过‘南通是中国近代江苏第一城’，你看通不通？”我毫无准备，答非所问，只说苏州、扬州是古代开发的城市。但是谈话有亮点。他问：“海门到南通你最初是怎么走的？”我说：“1943年小学二年级时从海门乘木船经内河到南通城，顺风挂帆走三小时。两岸满是油菜花，岸边芦苇从不断。”他眼睛都亮了，连叫：“好绝！好绝！原来赛江南。”当即问：“现在还有吗？”我回答：“现在成了高楼和马路。”他直呼：“可惜！可惜！真可惜！”由于吴先生有人格的吸引力，我们很快就亲近了。一次，我说他有些像季羡林，并且拿季先生《“东方文化集成”总序》给他看，他很快表示同意季先生的思想。这篇序文成了思想交流的纽带，使我明白季先生指出的问题在其他领域也同样存在。清晨愉快的聊天使我斗胆约请吴先生编一本中国建筑学的民族传统的著作，因为《东方文化集成》已出版的著作偏于人文科学，有了吴先生的著作才更全面。吴先生当即表示，中国建筑学也应走“跨界”的路。但对编书，他只说：“我考虑试试。”

消息传到季先生那里，受到极大重视。当时他正长期住院治疗。他的秘书杨锐女士亲自驾车带我向季先生汇报。季先生郑重地说：“吴先生我很了解，他是我的邻居，感谢他的支持，出版后开个发行会。”这样，约吴先生写书的事就定下来了。我只是做了信息传递工作。

吴先生很慎重，两年多之后才正式编完这部著作。他定名《中国建筑与城市文化》，讨论中国城市与建筑发展战略方面的重大问题，“出版的目的在于迎接中国建筑文化的伟大复兴。”（后记）本书扉页上醒目印着：“迎接中国建筑文化的伟大复兴。”本书的材料是吴先生选自自己的著作，可以说是精华的集中。我有先睹为快的机会，当时突出的感觉是与季先生的总序十分融洽的互相呼应，好像量体裁衣而成的。

在改革开放的大潮中，季、吴两位先生是勇立潮头的人，也以大声疾呼重视民族文化传统闻名于世。吴先生指出：“‘文化复兴’不是提倡‘复旧’，而是‘积极创新’‘自主创新’，是吸取中国优良传统下的创新，也是借鉴西方优秀成果下的创新。”（340页）那时国门初开，会有追新求奇、表面模仿的风气，急功近利必陷浮躁，迎合低俗终成浅薄。他们两位都是明眼人，特别作为教师希望下一代建立中西融汇贯通的合理的知识结构，对莘莘学子讲话更显真情。吴先生恳切指出：“更希望要引导他们在‘中学’上要打好基础，在新学上要有整体性理解，在艺术修养上要达到高境界，在思想感情上要对吾土吾民有发自内心的挚爱。”（336页）如果参观过在中国美术馆举办的吴先生书法绘画展览的读者，读了上面话，一定能更深切地体悟到“在艺术修养上要达到高境界”是他毕生的追求，也是对中华传统精神的体悟达到极致。

在中西文化交流上，鲁迅提出过“拿来主义”，季先生又补充“送去主义”。读了吴先生著作，特别感受到吴先生在“送去主义”方面已取得很大成就。我们耳熟能详的北京菊儿胡同危房改建工程，属城市细胞更新的经验，获1992年度联合国世界人居奖和亚洲建筑学会金质奖，让世界知道中国建筑的新面貌。特别需要着重指出：《北京宪章》在世纪之交发表，向全世界发出了北京的声音。这篇宪章由吴先生主持起草，与全世界同行同步作出努力。他在向来自世界10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建筑师提出主旨报告中指出：20世纪既是“大发展”又是“大破坏”的时代，“我每每扪心自问：我们将把一个什么样的世界交给我们的子孙后代？”（312页）

两位大师对这个问题都作了回答，共同希望从中国古代智慧中汲取力量，中心是中国的“天人合一”的思想。他们二位不只是地理上的邻居，更可贵的是思想上的邻居，志同道合。他们看到，几百年以来的工业社会，物质文明高度发展，然而对地球无穷无尽的榨取造成空气、水、土壤、海洋污染、环境破坏、水土流失、怪病丛生，人类应该改弦更张，不要“征服自然”，而要“天人合一”。谦卑承认人类只是地球生物圈中的一小部分。人类应该尊天重地，包容处世，慈悲待人。如果人类毁灭自身赖以生存的环境，最终人类将变为恐龙。在“欧洲中心论”盛行时代，东方的“天人合一”必然被人误称为落后思想。现在，世界应该觉醒，承认文化的多样性，发扬各种文化的长处，对于长期处于被压抑状态下的东方文化，更应重视在其悠久历史中锻造成的文化生命力。我欣喜地看到吴先生大力提倡的“广义建筑学”，中心就是注重环境，将建筑与环境融为一体，并在序中特别郑重提示“季羡林先生指出，东方哲学思想重‘整体概念’和‘普遍联系’，这是很紧要的话。”（31页）吴先生从专业的角度，揭示江南古建筑依山傍水的人与自然相和谐的人文传统，总结近代张誉建设南通城处理江河关系的整体布局，将历史传统和实践经验结合在一起，形成了系统理论，从而开拓了建筑学的深度和广度，体现了中国“天人合一”的思想，在世界建筑史上独树一帜。

这里特别要关注这部著作的封面设计。美术家朱虹女士用山和云象征天和地，以最具东方绘画性格的水墨画形式表达出来，在深远意境中托出书名，并在书脊、勒口、内封上选用吴先生手绘的有中国特色的古代城市整体建筑图，形成一个整体。托出“中国建筑”几个字，形神俱妙。她的创作灵感来自季先生亲自花两个小时向她讲述什么是“天人合一”。出版后被业界评为追求完美、细腻和一丝不苟，具有东方神韵。这个封面以独有的特色承载着一位望九的大师对自身的成就与经验，以及同行的成绩与经验的总汇，而且寄寓着对未来的嘱托。

上世纪影响最广的英国历史学家汤因比在他完成于逝世前的最后一部自己终极关怀的伟大著作《人类与大地母亲——一部叙事体世界历史》，生动叙述按不同文明发展的世界历史，它选用“人类与大地母亲”作为正标题，很有意味。其中是否有“天人合一”的意蕴，有待读者解读了。作者在结语中尖锐指出：“人类，这个大地母亲的孩子，如果继续他的弑母之罪的话，他将是不可能生存下去的。他所面临的惩罚将是人类的自我毁灭。”（上海人民出版社2016年版，第632页）

记述人与人之间的奥妙，最深层处在于思想关系，季羡林与吴良镛的名字与中国智慧“天人合一”相联系，我以为具有独特的光彩。

到明尼苏达去

□ 周洁茹

梦到搬家去明尼苏达，非常多的雪，铺天盖地，不冷，只是很多雪。我的梦渐渐有了颜色和气味，很多时候甚至是一个有开始也有结束的长篇小说，不再像童年时候的梦，支离破碎，灰色，梦里的人没有性别也没有脸。

搬家并不奇怪，我们都在搬家，每一个人，每一年，我们总是在搬家，我再也没有在美国认识新朋友，因为他们一直在搬家，从加州的南边搬到加州的北边，再从加州的北边搬到中部，或者直接就搬到了纽约，搬着搬着他们中的一些人就永远消失了，再也找不着了。

我在想我为什么会梦到明尼苏达，我从来没有去过那里。我也没有去过俄亥俄，可是我从来都不会梦到俄亥俄。

大概是因为夏伦，她在明尼苏达读大学，她说那里很冷，非常冷，她说她在去明尼苏达之前不吃草莓，她讨厌草莓，可是那个下了课的黄昏，清淡的太阳光，雪地里，她看到了一丛鲜红的野草莓，吃起来竟然很甜，刻骨铭心的滋味。她很轻地叹气，三两句就说完了的滋味。她后来结婚生子，又离婚，她来到了加州，她和她现在的丈夫终于结了婚，在他们共同生活了4年以后。他们在学院路上有一幢没有后花园的大房子，可是她的家人都在得州，她想念他们，想念极了，她说我有个愿望，如果我还可以和我的家人生活在一起，那多好啊。

▲欢迎关注《人民日报海外版》“文艺菜园”

她对往事的回忆，大概就是明尼苏达，雪地里的野草莓。

我的童年记忆，是走街穿巷的木板车里清脆的黄金瓜，是第一间自选店里父亲买的一罐桃汁，是门前那棵梨树结的青涩小梨，是物质贫乏的年代，缝纫机旁，窗下，看得见阳光中浮游的灰尘，母亲与我分享一个橘子罐头，圆口大肚的玻璃瓶，铁皮的盖，母亲一勺，我一勺，甜甜蜜蜜的童年，十全十美的童年。

我在美国店买到了一模一样的中国橘子，它们也是美国人爱的，和细长花生米还有菠菜搅拌在一起，做一种好吃的沙拉。我买了很多中国橘子回家，大口大口地吃，大颗大颗的眼泪，橘子还是甜的，浸透了眼泪的橘子还是甜的。

大概是因为那个信神的女孩，她的黑眼睛像是盛了一湖水。她说起她在明尼苏达的日子，真冷啊，她只说那里冷，她说不了别的，像小说中描述的那样，那么冷，冷得不可以流泪，因为眼泪会变成冰珠子，凝在脸蛋上，像我的小学，江南冬天的早晨，每一个孩子都有一张萝卜丝脸。她也不会像夏伦，三个句子就说完了她的一颗草莓的回忆。她说不好她的挣扎，她的喜悦，她只是信了。就是信了。他们都是一群有福气的人。

大概是因为我在中国的一个朋友，美丽，有才华，可是不幸运。她有很多故事，我曾经想记录那些故事，可是有一天我在一条船上接到她的电话，她说忘了吧，我的那些故事，永远也不要再想起来了。我说好吧，我真是一个也想不起来了。后来她爱上一个人，那个人住在明尼苏达。说起明尼苏达这个词的时候我们坐在一间素菜馆里，她穿着淑女屋的绣花裙子，她在嘴唇上扑厚粉，再涂上口红，那红就不会掉。

我一直相信我们会在美国碰面，不是在加州就是在明尼苏达州，我们一定要尖叫，而且拥抱，我一直这样相信。我在等待她的电子邮件，她的电话，等待有那么一天，我的留言机会出现她柔软的声音，我来了。

可是她没有来。

我找过她，我们在电话里沉默，不知道说什么好。她已经去过了明尼苏达，买了一些新衣服，可是她不会再去了，那个有雪又冷的明尼苏达。

很久很久以后了，我做了一个梦，梦里我搬到明尼苏达去了，我在想我为什么要梦见明尼苏达，我又没有去过那里。

人间有味是武汉

□ 袁　方

◀武汉户部巷

曾有个贴切的比喻说高考就好似命运的门，各个人纵身一头扎进去，就阴差阳错地被发往了南北西东的城市、迥然不同的大学。18岁的我，也还不磨磨蹭蹭地站在了这道门前，没等我悉心赏识古香古色的雕纹，就被高考的大潮轰然推搡。待到潮汐渐退，竟赫然发现已经到达了一片干岸——湖北，武汉，若是再将坐标精准一些，那便是中南财经政法大学了。

“世间一切相遇，都是久别重逢”，对这句话从前只是惊艳于它岁月静好的美感，可这一到武汉，我就深信不疑了。我给武汉贴的标签可不是什么“九省通衢”，而是闻名已久的“武汉热干面”啊。所以第一次来武汉，就拎着大包小包，小步快跑地奔向了武汉车站内的一家热干面店要去讨教一下“热干面兄”的美味。第一根面的前端一触口舌，就一触即发，撩拨着味蕾，所有的味觉都唤醒，鼓舞起所有的细胞去分享这味道。《舌尖上的中国》尝言：“大米是中国这一农耕文明国家流淌在基因里的味觉密码”，我设想我的基因序列里是否有着热干面这一味觉成分，不然又怎会一见如故。我定是跟这热干面前世有缘，伴过我桃李春风、江湖夜雨，此世的兰因絮果才让我俩“再结来生未了因”呢。这第一碗才见底，只觉得更饿了，饿意上涌，再来一碗，直至第三碗也被我搜刮的“光滑圆满不磨镜”。

于武汉求学两年，日渐融入武汉的市井生活，方才明白热干面在武汉是多么举足轻重。就比如池莉在小说中写“武汉人为吃到一口地道的热干面配一碗米酒，是可以跑很远的路的。”

每个初来乍到武汉的异乡人，必定是先有感于它的“大”。这种“大”是在角角落落、时时刻刻都显露无疑的，从名目繁多又朗朗上口的公交站名，以及“武汉三镇”被分成区继而又被划成街道后每个街道面积还不可小觑，就足以说明。武汉地界内大大小小的湖泊，又不动声色地增长了它的“大”。其次就是“挤”，这是全球各大城市的通病。可这“挤”字在武汉拥有更加丰富的外延和内涵，因情景而变化着意思，放在马路上是“交通拥挤”，放在商场叫“走不动道”，搁在食堂叫“打不上饭”，撂在菜市场叫“择菜都转不开身”，放在公交车上称之为“沙丁鱼罐头，骨头嵌骨头”。初到武汉的我，被这“大”和“挤”给教训了好几次，以至于对武汉的印象跟着跌倒了冰点。我这业已不堪一击的承受能力总还要受到武汉天气的落井下石，武汉的天气是任何生活在武汉的人都极具发言权的，上午春装、下午秋装、晚上冬装，这样的奇遇大家都碰到过。还有好事者将成语“四季如春”头尾互换，以“春如四季”来献给武汉呢。

对武汉的印象可以急转直下，也可以扶摇而上。犹记登临黄鹤楼，是来寻景，更是来寻诗，“故人西辞黄鹤楼，烟花三月下扬州”的不落凡俗，早已使得我对黄鹤楼的诗意了然于心。我登临它，不敢快步，只因着每一级都是雨打风吹去的往事台阶。登楼后正值夕阳，我从未见过如此红透了的天，没有一点被红色遗忘，边沿的边沿又是一层潇洒的红色，严丝合缝地把天地都罩了个结实。我也从未见过如此模样的武汉，凭栏远望，暮色四合中庄严肃穆，泛起了红与金交织的星星点点。我霎时间领会了这座城市，从春秋的“荆楚之地”直至民国黄金十五年的中心，何等气派，何等厚实。武汉的兴衰、浮沉、荣辱、共和、发展、变革、更替，一一在眼前交替放映，视角被推近又拉远，情节忽而沉潜忽而飘逸，或许诸多细节已被岁月磨灭，不为人知，脚下奔流的长江仍在用它的浑身气力拍岸撞壁，发出惊骇的江湖浩歌。

八百里长江奔来眼底，数千年往事注入心头。武汉是大时代的产物，甚至也创造了大时代。我唯感动，独立良久，拍遍栏杆。

在武汉的日子一久，好像也被同化了，每当有人指摘它这样那样的不好时，会有一股为它辩护的冲动。总有不明事理的人讥诮它，数落它，说武汉的市井气、江湖气太浓。可换一个角度去想，市井是关乎人性的深切体察，推动一颗心触碰另一颗心。江湖气在这个英雄气概几乎荡然无存之际，也还算得上，是侠义恩仇的遗存。关于武汉人，也要说道几句了，热干面的历久弥香，黄鹤楼的底蕴厚实，市井的诚然坦荡，以及鸭脖子的辛辣爽脆，算是武汉人的性格了。我常幻想若是把武汉人穿越到古代，定是行走江湖，怀抱“今日把试君，谁有不平事”的仗义，做着“折进武昌柳，挂席下潇湘”的性情之事。人间有味是武汉。

海边的雷声

□ 王　童

▲艾伊瓦佐夫斯基的《九级浪》

从观鸟湿地遁奔上邻海的栈道，雨水已淅沥淅沥地从云层中下来，木栅格搭制的栈道也浸润得晶莹发亮，它蜿蜒曲折地向灌木丛中延伸，栈道下的湿地上流动着纵横交错的曲线，拖动着略远处的海潮层层叠叠涌来。

海潮之上有零星的海鸥在划飞，风也夹着雨从侧方吹拽着衣角。

正午时分，天是阴沉沉的。云间或有些亮色，但转瞬又被遮蔽了。这时雷声伴随着剑射的闪电隐隐而来。白天这刻似不常见，雷声的滚动也须臾加深了海市蜃楼的气氛。海浪在风扯动下，呈平行线推涌着向前铲行，雪浪花也就拍岸在沙滩上。再往远看，这浪花中突然钻出了个蹬着雨靴、穿着雨衣、戴着雨帽的渔民拖着鱼网向岸边跋涉，他身后的闪电迸烁的同时，雷声也再次擦响，瞬间构成了列宾那幅海的素描画。记得在美术馆看俄罗斯巡回画展时见过那样一长方形日朦胧海浪涌帆，渔人收网的画。过目而念的也还有艾伊瓦佐夫斯基的《九级浪》。而蒙克变形了的女人在海水中嘶嚎的蓝色块也让人难忘。海的气韵弥漫着艺术气息。《九级浪》也曾影响着同名地下文学的潜行。

风从画中又冷冽地吹了过来，手撑的伞也欲翻飞，便急忙躲进栈道旁一观海亭暂避。亭是木制斗笠状，上下两层，攀上去举目四望，海潮从四面八方喧嚣奔来，闪电雷鸣也此起彼伏环绕而至，雷声从闷响到连绵不断，一声脆鸣后，余音袅袅而去。

小时候，看过名为《海岸风雷》的阿尔巴尼亚影片，此间似找不出比这片名更贴切的形容了。影片中游击队出神入画的内容已不太重要，贴着海岸在风雨中划行的情景让人记忆犹新。

沿着悠长的栈道终于快走到了海湾的出口，楼群也在潮水中迷离地露出身影。回首看去，排列整齐的鱼船，桅杆上猎猎飘动的国旗被雨水浸透得鲜艳醒目。